

(上接第4版)

“古镇的发展有些矛盾,它希望留下老的,又希望新生代的年轻人进来,让古镇更有活力。”原住民沈烽,家里五代都是新场人。如今,沈烽在古镇上租了一套老宅,开了一间民宿,名为“俚舍”。俚,

取的是乡里之人的意思。随着古镇开发,沈烽对外来人口的过多入驻表示担忧。“大量商户拖家带口地进来,在这里居住、生根,其实对本地习俗是有冲击的。”沈烽说,“虽然民俗可以融合,但本地文化,尤其是在申遗背景下,应该保留原真性。”他更愿意在古镇里看到创客和艺术

家,看到一个传承民俗文化的新场。

事实上,新场古镇甚至没有旅游公司,只有古镇公司与文化公司。“活着的古镇”,不应止于原住民的居住,更应有历史文脉与精神内涵的绵延。在旧与新之间,新场需要明晰发展定位、把握平衡之道。

新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高雅婷走出上海作古镇路演推介

时,经常会听到观众发出疑问:“新场古镇在四川吗?”原来,四川也有一个新场古镇,被称为“最后的川西坝子”。

“藏在深闺的上海新场古镇,靠什么吸引人?人来了,留得下来吗?来过的人,还会再来吗?”新场古镇有诸多发展之问。

5

古镇中、南段相对安静,仍有一些原住民在此居住

2

保护

并非一时一事



张文秀夫妇
版画艺术工作者成亮

1300年前,新场所在地,还是一片汪洋。沧海桑田。800年前,煮海熬波的盐场在此崛起;500年前,农桑兴盛的田园开始遍布;300年前,商贾辐辏的市集日渐繁盛……岁月就这样一笔一画描摹出新场今天的容颜。它留下了近15万平方米的成片古建筑,留下了富有韵味的古仪门和观音兜;也经历了近

现代城镇化建设,留下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起的小楼房,留下了覆盖住石板桥的水泥桥。不同时期的新建筑融入古镇,生生不息。保护好这片历史风貌,同样并非“一时一事”,它关系到时间上的可持续性,也关系到空间上的整体性。如何协同各方、凝心聚力,一起呵护古镇的美?

产权阻力不小

正值汛期。台风“杜苏芮”快要来的时候,新场古镇里,两栋文物保护建筑着手紧急抢修。

照理来说,文保建筑修缮应该是“谁家孩子谁家抱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21条规定,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、保养。然而,这两处老宅的产权主体,要么因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,要么碍于级别限制难以协调。

新场镇文化中心有专管员负责文保点巡查,中心副主任陆燕玲告诉记者:“老房子有部分墙体受损,比较危险,考虑到老百姓的人身安全,这次由镇政府出资抢险加固。”但这一时“救急”之计,终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。

“老房子就像老人一样,随着年岁一点点上去,毛病也越来越多。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对待老房子,除了修缮,日常保养也很重要。”陆燕玲说,

目前新场古镇共有81处文保单位(点),产权分散在诸多单位,也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。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,就是协调各方责任主体。“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单位能够履行修缮义务,承担社会责任。”

记者咨询浦东新区文保所专业人士获知,私人及集体的文物开展抢险加固工程,区里会有相应补助资金,但由于文物建筑修缮标准严格,考究的话甚至需要每平方米1万元。因此即使有补贴,他们的修缮意愿仍不强。

不少文保点地理位置优越,它们的修缮与利用,也关系到古镇的“门面”。以紧邻牌楼的大本堂为例,为了盘活存量空间,古镇方面不断与产权主体沟通协调,想了不少办法——例如,建议老宅分批、分期修缮;又如,跨前一步,提前对接业态运营方,协商后续租金事宜……不过,目前进展甚微,仍有不小阻力。

保护更需引导

新场大街311号,是311艺术家工坊所在地。入版社工作室就在门口,这是版画艺术工作者成亮、张文秀夫妇成立的。两人在新场相知相恋,一同走过十几年。夫妻俩租下这栋老宅,也有多年时间了。张文秀说:“其实我们原本想把墙面改建成通体的玻璃,采光更好。但方案没被批准,因为会破坏它的风貌。”

可能一开始还有疑惑,但入住后,张文秀完全理解了保护老宅的意义。“住的时间长了,我甚至还能感受到房子呼吸的频率。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,我们只是过客,怎能按照自以为

是的方式去破坏或改造它呢?”她下定决心,要尊重、保护好老宅,让后面再入住的人能看到这份原汁原味的美好。

阮仪三曾说,江南水乡城镇的突出之美,并不在于一个个建筑单体有多么美轮美奂,而是聚落整体意象令人陶醉。大片民居的风貌保护,更见诸一砖一瓦的点滴日常。

这些年,新场古镇民居有了修缮导则与实操指南。“新场有很多历史建筑,尽管没有纳入文保级别,但修缮时也需要专业指导。”负责编制的宣磊说。门窗坏了怎么办?木结构开裂怎么修?墙面损坏怎么补?都有了详细解答。

不过,老百姓自己出钱修房子,“规矩”一多,一些居民可能就不太乐意了。一位申遗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尽管实操指南已推行数年,但仍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与奖励政策。最近,位于古镇南部的几户居民装修旧屋时想用红色的瓦片,古镇申遗办与村居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劝说,终于“盯牢”他们将瓦片换成了黑色。

“打个比方,居民换木门窗要2000元,换铝合金门窗只要1000元,还更加

实用。在这种情况下,那么,我们怎么做好引导?”宣磊建议,不能光靠管理,更要加以鼓励。“要做好宣传,让居民认识到历史保护需要每个人参与其中,与此同时,政府应制定出台奖补政策。”

新场镇政府工作人员透露,他们已就此事开展多次专题研究。“我们设想建一个资金池,可以是政府财政出资,也可以通过社会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,以此鼓励居民按照要求修缮房屋。”

旧景精巧复原

新场古镇的另一面,其实也是居民生活的“社区”,提升生活品质,是古镇老百姓的现实需求。与原住民共享发展成果,理应成为古镇保护的应有之义。

后市河畔,跨河后花园复原工地一片繁忙。再过几个月,此处“黄家花园”就将对外开放,成为古镇居民的“共享花园”。

“跨河花园”,是新场古镇迥异于其他江南水乡古镇的特有形态。解放前,后市河的东岸都是大户人家,房子前有大街、后有河道,为了突破空间限制,他们又造了桥,跨过河去利用空地造后花园。据老人们回忆,当年的后市河每隔三五步就有一座小桥,行船于其下,犹如驶入暗河。“这些后花园,并不是亭台楼阁的私家园林,也不是杂乱简单的菜圃,而是带有乡土气息的后花园,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‘百草园’,没有围墙,是半公共的空间。”负责项目设计的宣磊介绍。

黄家老宅,就是其中一处。曾是新场富商黄振如的家,后来出过一位院士黄培康。宣磊团队做设计时,还有一位黄家后人——黄老太太在老宅生活。黄老太太回忆,走过小桥的这

片空地,就曾是宅子的后花园。“我还记得园子里种了许多花,好像有蔷薇、茉莉和蜡梅。空地中间是一座假山,伙伴们常常一起在假山边玩耍。空地深处是成片的竹子,这些竹子和别家花园的竹林连成一片,连绵悠长……”

新场古镇的复原工作推行得十分谨慎。专家建议“要复原,但是没想清楚之前,不要轻易复原”。后花园项目的修复也是几经商议才确定方案——摒弃原先建私家花园的设计,坚持打造“共享空间”,结合旁边废弃厂房空间,为古镇居民和游客提供休闲好去处。宣磊说,后花园将尽可能复原呈现黄老太太记忆中的场景,与此同时,也将注入新的功能。“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公共空间,满足现代生活需求,展现新老共生的生活画卷。”

